

敷衍舆论的“严惩考察门”很像护短

今日视点

我突然很有给温州市委、市纪委分别颁发个“语言创新大奖”的冲动，因为他们实在是太有才了，已经把汉语文字游戏中“化重为轻、四两拨千斤”的精髓发挥到了极致。

23人21天花费65万，据说在赌城拉斯维加斯住的还是700美元一晚的豪华酒店，“温州培训团”在美国考察的“骄人战绩”近来已经搞得国人共愤，但在温州市委、市纪委看来，“爱护干部”似乎比什么都重要——钱花了就算了，脸丢了也无所谓，关键是不能伤了官员的心。于是，大家苦等来的处理结果就是：对市委组织部门的分管领导和考察团的正副团长，分别给予党内警告和严重警告的处理。

(12月4日《东方早报》)

对这么严重的一件事情，警告是多“严肃”的处理，相信大家都知道——无非也就是拿块板子拍打屁股上的灰尘而已。更有才是温州市委、市纪委经过艰苦调查之后发现的“温州培训团”存在的问题——学习培训和公务活动的时间少于国家和省里的有关规定，走访驻留的城市也超过了省里的规定。我没有温州市委、市纪委这么精研汉字，实在猜不透“业务活动少了，走访驻留的地方多了”算是什么名目的错误，温州市委、市纪委不肯说，我就只能不知道。有意思的是，“考察团一共花费65万，住700美元一晚的酒店，培训团团长徐有平否认网上公布的为实际行程”等焦点问题，温州市委的调

查也没给出答案。我估摸着，倒不是调查组不想说，而是这些问题不像“走访驻留”这么玄乎，没什么搞文字游戏的弹性，是非一望即知。万一技术动作走形，搞得越描越黑，岂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？这样的傻事，温州市委、市纪委肯定不愿干。既然温州市委、市纪委这么爱护干部，这么喜欢玩文字游戏，那就怪不得大家要说你们有心护短、敷衍舆论了。其实回过头来看看，温州对“考察门”的处理，一直都是被舆论压力推着勉勉强强地往前走——能不走绝不动，能走一步绝不走两步，正是一贯的原则。不信你看，11月26日网友曝光“考察门”单据之后，温州市委、市纪委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以惊人的毅力保持着沉默；然后舆论声势搞

大了，就由考察团的成员出来自证清白：我们没住过700美元一晚的酒店；然后舆论声势更大了，考察团团长就出来了，说：网上的单据是假的；到最后实在扛不住舆论压力了，终于捣鼓了一个处理意见出来，还忘不了搞出个“业务活动少了，走访驻留的地方多了”来忽悠大家，反正总是要想着大事化小、小事化无。

这个事情会不会就这被“化”没了，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，温州对“考察门”的处理，用的是一个“拖”字诀，是典型的敷衍舆论，说是做戏，也不过份。如果这事就这么算了，温州方面可以松口气，近来被公费出国游丑闻搞得心里发抖的某些官员们，恐怕也能大大地松口气了。

(本报评论员 赵勇)

相关评论

本以为真相离我们越来越近，不想温州市委调查组最终给出了这么个令人犯晕的结果。

依温州市委方面的说法，此次赴美考察包括在干部出国学习培训年度计划内，外事审批也符合规定。只不过在具体行程安排中，学习培训和公务活动的时间少于国家和省里的有关规定，走访驻留的城市也超

我们想知道调查组是怎么调查的

过了省里的规定。其言下之意，舆论“委屈”了温州赴美考察团。

虽然温州市委为此派出3个调查组，但我们不知调查组究竟是怎么调查的。大凡旅游业人都知道，公务考察团“两张行程费用表”的潜规则。一张是交由外办审批用的，另一张则给旅行社实际操作时用。交由外办审批那张表的安排当然滴水不漏，而另一张表中有多少猫腻恐怕就难说了。莫非调查组有选择性地只看了交由外办审批那张表？

再有，“温州考察团”团长徐有平之前曾表示，此行“参观了硅谷、英特尔、珍珠港……”而在美网友按其行程，用电话和电子邮件与美国相关单位核实，发现所谓的“公务安排”大都子虚乌有。加利福尼亚州苗必达

市市长办公室回复称，二月份的接待名单上没有该团的记录(12月4日《成都商报》)。这到底又是怎么回事？

温州赴美考察团事件调查结束了，留给我们的却是一大堆谁也捉摸不透的疑问。难道还原温州赴美考察团事件真相，也要由网友和媒体自己去调查吗？(纪卓瑶)

人民币贬值和扩大内需南辕北辙

财经纵横之阿西专栏

12月1日，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美元兑人民币中间价为6.8505元，人民币比前一交易日大跌156点。国内现货市场，人民币即期市场尾盘报出1美元兑人民币6.8848元，因到千分之五的下限而宣布跌停。市场有分析人士认为，这是人民币即将贬值的信号。

真不知道这些人士是怎么判断出来的，或者他们是管理层肚子里的蛔虫也未可知，因为汇率的短期波动再正常不过了。一个交易日的尾盘报出跌停价格，这和股票市场结束时的跌停没有本质区别。何况千分之五

的上下限本来就小，市场诸多人士早就吵着要央行放大波动区间。以这样一个交易日的跌停，来判断管理层的汇率政策，如果你不是管理层肚子里的蛔虫，你怎么知道？

目前看人民币贬值好处的人，只拿一件事情来分析，就是出口。但国际贸易环境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，国际市场消费能力大幅度萎缩了。说句大白话，就是没有出口订单了。加上人民币实际贬值的空间并不大，刺激没有出口订单的外贸，作用极其有限，对我国经济走出经济周期的作用就更加渺茫。

也许人民币汇率不是市场汇率，它的价格，至少是名义价格是由央行通过行政手段指定的。猜测央行的行政

举措成了市场人士的心事，这也不能完全怪他们。但目前人民币实际形成的这种价格波动体系，未必全部是弊，至少人民币大部分的话语权是在央行手里的。

目前看人民币贬值好处的人，只拿一件事情来分析，就是出口。但国际贸易环境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，国际市场消费能力大幅度萎缩了。说句大白话，就是没有出口订单了。加上人民币实际贬值的空间并不大，刺激没有出口订单的外贸，作用极其有限，对我国经济走出经济周期的作用就更加渺茫。

这点中央的政策是很清晰的。国十条里明确目标就

是以扩大内需来保证经济发展。此时此刻综合考虑，稳定的人民币汇率是不容置疑的。别的不说，任何一个有普通经济学常识的人都知道，一国货币的贬值，首先意味着居民实际购买力的减弱。这和扩大内需的政策南辕北辙。广而言之，此刻先谈人民币升值贬值都不合适。因为人民币还不是市场化的价格。以管理层肚子里的蛔虫身份，预测央行即将出台贬值的政策，其实是在误导没有完全市场化人民币外汇交易。此时市场人士蛔虫似的贬值分析，只能算自娱自乐，并不能代表中央政府的意见。

(作者系独立财经观察人士)

“处长反对燃油税”倒逼方案快公开

热点纵论

云南楚雄交通规费征收稽查处处长杨凯列出14大理由反对开征燃油税，网上顿时骂声一片，很多人直指其为既得利益集团代言。

(12月4日《新快报》)

杨处长列出的14条理由不新鲜，无非是“开征燃油税会拉高油价”之类的，但杨处长解释自己这个举动的初衷却很新鲜，他说：我不是为利益集团说话。呵呵，这真是典型的此地无银三百两：作为收费稽征人员的一员，你不为税改后24万待安置的收费稽征人员说话，为谁说话？其实杨处长大可不必遮遮掩掩，为利益集团代言，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。

我想告诉杨处长的是，网民们之所以这么容易上火，是因为他们习惯了的焦虑使然。要医改了，有医药协会联合上书，广大患者却找

不着代言人；要调控房价了，房地产协会可以上书表达诉求，广大购房者却无法有效传递诉求。这样的例子一多，“为利益集团代言”仿佛就成了个贬义词，大多数人之所以对杨处长的14条理由这么反感，绝不是不想让杨处长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团说话，总感觉找不着代言人的普通百姓，生怕此次燃油税改革，他们又会被排斥在意见表达之外，这种油然而生的焦虑感，一不小心就会引发质疑潮。

那么消费者是不是可以对燃油税改革方案指手画脚呢？可以。但什么时候才轮上消费者说话？不知道。其实11月26日，发改委就表示燃油税改革方案要公开征求意见，当时大家着实兴奋了好几天，但一个多礼拜过去了，千呼万唤的燃油税改革方案还没见影子。最新的消息是，燃油税改革方案最快

将在本周公开征求意见，但最快有多快？最慢有多慢？仍

然没有确定的消息。要命的是，虽然征求意见的方案迟迟不亮相，但专家和官员已经屡屡吹风：燃油税改革方案很可能年内就要定下来，明年元旦就要开征。如果“年内敲定方案、元旦起开征”的信息属实，那也就是说，即便从今天开始算，给大家提意见的时间都已经不足一个月了。更何况，统计筛选消费者意见到敲定方案，显然还需要好几天的时间，这也就是说，留给消费者提意见的时间，很可能连半个月都到了。发改委到现在还不告诉大家方案何时公开，实在是让人急得上火，这个时候再听到杨处长发表长篇大论反对燃油税开征，大

投稿电邮: wfwcbyh@vip.sohu.net
电话: 025-84783646

要提前制定措施应对返城潮

【中国观察之魏英杰专栏】

这两天一则新闻让人唏嘘不已，说是一群农民工“自驾车”3000公里，从广东汕头返回四川老家。

千里迢迢返乡，个中艰辛自不待言。在一定程度上，“返乡潮”也可以这么来看：今年之所以发生农民工提早返乡现象，根本原因当然是经济形势所致，另一方面，却也有农民工的自我选择因素。另有报道，当地一些企业招不到工人，就是因为农民工担心干活拿不到钱，而今年春节又来得早，所以宁愿提前回家。这也是一种合理的选择吧，虽然挺无奈的。

甚至可以说，出现“返乡潮”在某种意义上并非坏事。我在10月初撰文认为，要密切关注企业倒闭后可能出现的“失业潮”问题。值得庆幸，如今“失业潮”和“返乡潮”发生了交集。如此一来，“返乡潮”大大缓解了与“失业潮”相关联的社会就业等问题。就业需求减少，人员往农村流动，这是自然不过的现象。客观上，这减轻了城市的就业压力，而农民工年底提前回家过节，也不会给“大本营”带来多大压力。

但现在就该提前分析判断过年后必然出现的“返城潮”。不要乐观地以为，大批返乡的农民工过年后就不会回城了。截至2007

年底，全国农民工已达2.26亿人，而全国7.28亿农民90%的收入全靠这部分人打工所得。不去说农村现状，仅凭这一点，就决定了过年后返乡的人们还会涌向城市。况且，珠三角等制造业基地也缺不了劳动力不是？

更关键的是，农民工的流动不是由计划决定的。不是说哪里缺多少劳动力，相应地就有多少人会赶赴那里。完全不会是这样。那么，到时会不会出现许多人返城后找不到工作？或者由于各种原因，发生个别地方现已存在的状况——一边是企业急着招工，另一边工人就业信心依然不足？当然，由此还可能会扯出一大堆事情，而所有这些问题都不容小觑。

相对于“返乡潮”，“返城潮”可能产生的冲击波，无疑更值得关注。因此，无论劳务输出省份或用工所在地区，都有必要拿出相应预案。日前，作为劳动力资源输出大省的河北省，针对该省务工人员大量返乡现象，就出台了进一步摸清和掌握企业停限产情况、多渠道促进农民工就业等五项专门措施。珠三角、长三角等用工“大户”，当然也有必要提前研判形势，抓紧制定应对措施。今年春节来得早，“返乡潮”提前，意味着“返城潮”很快也会到来，一定要切实把握当前这段“缓冲期”。

(作者系资深时事评论员)

大学里的“告密游戏”很危险

【公民发言】

这一周来，湖北大学的张同学过得有点紧张，每天上课，都有一名同学在暗中监督他。原来，他们班出台新规，实行“盯人”战术，每名学生都有一名“神秘同学”在观察他的学习生活。班主任说，这是为了加强学生的友谊，也是为了加强学风建设。

(12月4日《武汉晚报》)
这番说辞让我感觉犹如吞了苍蝇，他就是给他的“盯人战术”披上再多再华美的马甲，也掩盖不住此举的封建残余——公然鼓励监视与告密。

翻开我国史册，告密现象以及由此形成的告密文化，可谓一大“国粹”，源远流长。从周朝周厉王聘用巫师侦探民众，到武则天大规模使用告密人，使“告密文化”开始制度化，最后发展到“登峰造极”的明朝东厂、锦衣卫等特务机构，疯狂地监视及抓捕官民，造成“国民莫敢言，道路以目”。这些恐怖的“告密者游戏”对国民人格、人际关系造成的扭曲与摧残，早有了历史定论，随着时代的进步，凡此种种也都被扔进了历史垃圾堆。

没想到，在二十一世纪的高等学府，“告密者游戏”又沉渣泛起，还以“加强学风建设”的名义登台亮相，这简直就是对中国大学教育的莫大侮辱。想想，总有一个“神秘同学”在你身后扮演现代锦衣卫的角色，此情此景，真不知今夕何夕！更有甚者，每一个被监视的同学，同时也担当监视他人的任务，监视与被监视杂糅一起。如此人人自危的状态下，谈何友谊？但同学之间越紧张，班主任就可以越轻松遥控班级，实现他所要的“班级秩序”。“盯人”战术无异于他的一个小权谋，四两拨千斤，拨得人人自危，人人也就臣服于他。

很多人西装革履，满口新潮玩艺，可他的潜意识还停留在马褂长袍的时代，津津乐道于封建那一套，为了一己的控制欲，不惜反时代而行。对这样的人，只有断喝一声，轰醒他腐朽的大脑袋，让他明白：现在不是中世纪。更值得追问的是湖北大学校方，这样明显侵犯学生公民权利、违背现代教育规律的“告密者游戏”，为何还在校园招摇过市，是不知情，还是出于同样的思维或为了同样的“秩序”而默认？

(修仰峰)

“猪哥勇”背后有没有“胡建学”

【中国观察之潘多拉专栏】

由于涉嫌收受巨额贿赂，今年7月，时任福建省委秘书长的陈少勇被中纪委带走调查。最近，相关部门决定免去陈少勇的福建省人大代表职务。

(12月3日《新华网》)

陈少勇在福建是个名人，这并非因为他有骄人的政绩，而是因为他有过人的“色绩”——在福建任职期间，他一直色性不减，被福建人讥称为“猪哥勇”(“猪哥”为福建方言，意为“好色之徒”)。陈少勇既官声不佳，“猪哥勇”之臭名也几乎尽人皆知，却能从一名中学教师一路升迁至省委秘书长之高位，除了他自己有一套跑官要官的本事外，官场中一定还有神通广大的“伯乐”在赏识他、奖掖他。

所谓干部选拔，一为选举，一为提拔。从“猪哥勇”的履历经历看，能肯定他通过参加选举而获得的职务只有三个，一个是莆田市市长，另两个是福建省人大代表和全国人大代表职务，其他一

些职务，他应该是通过被提拔、任命的方式而获得的。在此过程中，“伯乐”运筹帷幄，一言九鼎，发挥的决定性作用自不待言。

某些“伯乐”对真正德才兼备的人视而不见，偏爱对“猪哥勇”们格外青睐大加拔擢，这里面既有“伯乐”的假象所欺骗的可能，也有“伯乐”与“猪哥勇”们臭味相投、“英雄相惜”的可能。关于后一种可能，有一个精彩故事可为佐证：胡建学(后以受贿罪被判死刑缓期执行)在担任山东泰安市委书记时，有个乡的群众集体到市委告状，反映乡党委书记乱向农民集资敛钱。不料胡建学却说：“你们都回去吧，感谢你们为我推荐了一个好干部！”没过多久，那个乡党委书记果真被提拔上去了。

胡建学与横征暴敛的乡党委书记志同道合，欣欣然视之为可堪重用的“千里马”，而今“猪哥勇”背后的“伯乐”，是不是也是另一个“胡建学”？他又在哪里呢？

(作者系资深时事评论员，有文集《俊秀的丑角》等问世)